

插队

作者：李之林



▲ 2011年9月19日陈仲建开车陪李之林回到芦子岩村看望

(上接本报12月4日B4版)

《插队》后记(1)

顾刚于1979年6月转回石家庄，在一家电动工具厂上班，十八年间换了数个岗位，直至1997年因工厂效益不佳下岗自谋生路，2010年退休。

张宗璐于1985年9月在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上了两年大学，毕业后再次回到阳泉钢铁厂。1992年1月调回北京，在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办事处工作，2009年退休。

林志安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，父亲一直戴着一顶“特嫌”的帽子，始终得不到分配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在他大哥的帮助下冒险服用了一种升压药物，才在榆次晋中医院开出“高血压，不适宜体力劳动”的证明，病退回北京。不久就被分配到西郊冷库工作。曾被派往当时的西德参观学习。回国后不久，却因为“擅离职守”被单位开除。之后一直在各个电话公司打工，2010年退休。

我于1974年10月被分配到海淀区电器厂当测试工，1995年自动离职。2010年退休。

2018年12月10日——顾刚特意从石家庄赶到北京，和我、张宗璐、林志安共同纪念我们到达芦子岩50周年。

《插队》后记(2)

2011年9月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陈仲建听说我心情一直不太好，就主动提出，要开车带我回榆次芦子岩看一看。而且他已经上网查了一下，

小轿车可以一直可以开到芦子岩山下的永红沟。他的提议让我非常高兴。于是，9月下旬的一天早上，我们出发了。下午就到了晋中市——也就是当年的榆次县城。我们住进了晋中市唯一的一家三星级酒店。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出发了。九点半，就到了长凝镇。这时，原来石疙瘩公社所有村落都隶属长凝镇政府了。

再往前开，就到了石疙瘩村，当年的公社所在地如今冷冷清清。接下来就经过袁家峪，李庄一直到了永红沟，袁家峪那座曾经倒塌差一点儿砸死黑狼的桥，现在修得整齐漂亮。我们把车停在永红沟，就开始爬山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芦子岩村口，走进村里，才发现十窑九空，原来一百多人的村庄只剩下不到十个人。我见到了小三货的哥哥成二货，老光棍成千寿，他已经八十二岁了，镇政府每年发给他两千元生活费。村里的一块谷子地里谷子长势喜人，然而地里的苹果树却早已死去很长时间了，连树皮都没有了。我问二货小三货现在在哪儿，二货说小三货前些年就死了，死于皮肤癌。

村里没有青壮年，没有儿童，只剩下不到十个老弱病残。

2017年，还是陈仲建，开车带着张宗璐和林志安，再一次去了芦子岩。这一次，村里只剩下三个人了：小三货八十多岁的老娘、他有智障的弟弟、再加上他弟弟有智障的儿子……

2020年8月11日

回忆与散论

李之林

亚美导报出版

回忆
与
散论

李之林

《插队》节选自李之林的新书《回忆与散论》



▲ 2017年5月11日陈仲建开车陪林志安、张宗璐回到芦子岩村看望

——完——

(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)